

欢欢喜喜过大年

家人围坐话团圆

□王泉滔

上中学时，父母给我订了《语文报》，我记得其中有一篇文章讲的是“年”的来源。“年”是一个猛兽，可是害怕声响，一有声响就被吓得瘫软，干不成坏事。人们为了安全点燃竹子，让竹子的爆裂声把“年”吓跑。天亮了，“年”逃之夭夭，人们相互问安，庆祝“年”跑了。时间长了，竹子演变成鞭炮，驱赶“年”的这一天就叫“过年”。千百年来，“过年”已被赋予丰富的人文内涵。

俗话说：“吃了腊八饭，就把年来办。”腊八节的主要仪式是吃腊八粥。小时候，村里人生活拮据，没有太多食物品种，米粥就是上等伙食，哪怕是小米粥。腊八粥不同于米汤，要立住筷子。既然是节日，就得有说头儿。人们把粥抹在枣树上，以期来年红枣压弯枝头，给枣树抹粥时嘴里还得祈福：“砍一刀，结一筐，锯一锯，结一簸箕。”据说如果不这样做，枣树来年就会“偷懒”。

过了腊八节，人们才开始准备年货。这时没有要紧的农活儿，人们三三两两、悠悠闲闲地赶集买东西，这是一种仪式，更是一种心情。

20世纪70年代，过年没有太多的东西要置办，人们结伴去集市玩耍，都会互相问候：“年货办齐了没有？”对方都会说：“到时候就齐了。”“到时候”是指除夕这天。除夕的上午，集市最热闹，但是时间短暂，不到中午就散了，人们都急着回家过年呢。

过了小年(腊月二十三)，买年货才进入高潮。柴米油盐酱醋茶、茴香肉桂陈皮、枸杞子花椒白芷等都要买一些，这就是药食同源的道理。肉类食物都是腊月二十以后才能买，因为那时家里没有冰箱，买回来的肉都悬挂在房

梁上，以防被猫狗偷吃。有些年货还需要自制，如果子之类。人们把师傅请到家里，发好面，熬好油，把炸好的果子分摊在面粉上，滚匀后晾凉分装在果盒里，以备过年用。

在人们心中，除夕和大年初一才是真正的过年。除夕是最忙碌的一天，没有闲着的人，劈柴、炸肉、包饺子、扫庭院。贴春联是过年的重要仪式。有些人家在除夕天刚亮，就开始贴春联；有些人家事务多，到了晚上才开始贴春联，不管早晚，不耽误过年就行。

贴春联很有学问，什么地方贴什么内容的春联是有讲究的。比如，工作单位可以贴“春风杨柳千万条，六亿神州尽舜尧”，普通人家可以贴“喜迎新春财路广，洪

福齐天富贵长”，铁匠铺可以贴“不经敲打难为器，尝尽炎凉方成材”，医疗卫生机构可以贴“但愿世间人无病，宁可架上药生尘”。鸡窝也有春联，如“大吉大利”“六畜兴旺”，都是吉祥的话。

小时候，村里没有电，就别提看春晚了。吃了年夜饭，一些要好的伙伴和家人就集合在一起守岁，即使整个通宵，也是快快乐乐的。

过年，最有震撼力的就是爆竹声。过年的爆竹声就是和平常的不一样，有一种乡愁的韵味。除夕睡觉前放炮，叫关门炮；大年初一起床放炮，叫开门炮。尤其是大年初一凌晨，鞭炮声远近皆闻，响成一片，唯有鞭炮声能把过年的气氛烘托成欢乐的海洋。由于燃放爆竹有一定的危险性，每

年都有被炸伤的人到医院就诊。为了安全，一些地区禁止燃放烟花爆竹，虽然有些不舍，但是安全大于一切。

按照豫东一些地方的习俗，春节要吃4顿饭，第1顿饭是在黎明前吃。吃了第1顿饭，给长辈拜年后还要到祖坟叩拜。人们满村跑着拜年，相互问好。村庄比较大的，挨家挨户拜完年就到晚上。家里来客人了，人们吃着喝着，聊一聊天家长里短、去年的收成、新年的愿望等。

地域不同，习俗有所差异，但快乐团圆的内核不变。大年初一晚饭后，一家人坐下来议论着大年初二去看望哪家亲戚，快乐自不必说。

团圆是过年的主题。诗云：“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”佳节思团圆，实在不能回家过年的人遇见谁都想问声“过年好”。如今，视频拜年，也是民俗的传承和创新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沈丘县人民医院)

忆起童年过年时

□梁星廷

前年，在濮阳县城大街上，一些书法家挥毫写春联，拿到春联的群众喜上眉梢，连连赞叹书法之美。蓦然发觉春节愈来愈近，于是不由自主地忆起童年过年时的一些事情。

时间追溯到1983年，家住豫东北农村的我，那时候盼过年成了一大心愿，因为一到过年，就能吃上令人垂涎的“美味”。

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离过年还有两个多月时，我就用粉笔在故乡老屋的土墙上划60多个竖道。过去一天，我就用手抹去一个竖道。剩下几根竖道时，也就表明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激动、兴奋的心“嘭嘭”直跳，那种期待很难用文字来表达。

到了过年，所谓“美味”，无非是包饺子、用猪油炒菜吃。最让我垂涎的是春节前夕煮猪肉。接近春节，父母在院中垒一个灶膛，放一个大锅，用干柴或树根、树枝当燃料，把从集市上买回来的带骨头的猪肉，切成1斤(1斤=500克)左右的肉块，洗净后放到锅里，也不知煮多长时间，直到煮得满院飘香。这时，母亲捞起带有瘦肉的骨头递给我们兄妹3人，虽然没嘴，但是我仍迫不及待地送到嘴边，一边快速吹气降温，一边“啃食”已煮得熟烂的肉。现在，对于一些饭店卖的酱大骨，我已吃不出童年过年时的味道。

除了吃，还有玩儿。我们那一带的孩子，玩的是打铁片、捉迷藏等。铁片为圆形，约2厘米厚，直径5厘米~8厘米，一面光滑，另一面有凸起的圆点，有几个圆点就叫几星铁片。在我的书柜中，至今存放着陪伴我度过快乐童年的七星铁片。

那时，三五个小伙伴聚在一起，在胡同或麦场平整的地面上，先用砖头或树枝画一条3米左右的横线，就像田径场上百米赛跑的起跑线。然后，在距离横线10米左右的地方垂直摆开几个杏核，杏核与杏核的间距为15厘米左右，几个人参加就摆几个杏核。我们站在摆好的杏核处，往横线处扔铁片，谁扔的铁片离横线最近，就由谁首先站在横线处用铁片击打杏核，依次进行，打住几个杏核就算赢几个杏核。当然，赢杏核不是目的，主要是运动起来身子暖和，还有莫名的欢乐。

无忧无虑地打铁片，我只有在过年时才有这种“待遇”，平时不敢奢望。因为家长怕耽误学习，所以把铁片藏起来。到过年时才发给我。“除夕玩半夜，正月十五玩到明。”在春节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很快到了元宵节晚上。家人们有的看电视，有的玩纸牌，有的打麻将，有的拉家常……我和四哥、军弟、俊生哥等小伙伴开始玩儿起来。

虽然是冬天，但是跑来跑去仍然免不了出一身汗，我们用手和衣袖抹一把汗，继续疯跑。玩累了，我们就随意坐在谁家的门墩或枯树上歇一歇。到了后半夜，我们就开始“搜集”家家户户大门上方的“打鬼棒”。

那时候，农民都是“妙手工匠”，都会制作“打鬼棒”。“打鬼棒”是用高粱秆儿做的，把高粱秆儿截成段，表皮和内瓤分开，然后插在一起，做成麦穗状、棉花状、灯笼状……风一吹，“哗啦啦”地响，名曰“打鬼棒”，实乃辟邪驱鬼祈福之意。村里较矮的大门，我们轮流爬上取“打鬼棒”；较高的大门，我们用木棍把“打鬼棒”戳下来。“搜集”了三二十个“打鬼棒”后，我们就跑到大街上，摆在一起点火取暖。大人们看见了，指责我们几句，也来“蹭暖”。大家有说有笑，欢声笑语溢满村庄。

年年过年，今又过年，忆起童年过年时，自己仿佛进入时光隧道回到了从前……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濮阳县卫生健康委)

本版图片由李歌制作

书画作品



富贵图 赵清坡/作 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泌阳县人民医院,系泌阳县书法家协会主席)

我负责帮扶的村庄叫白村，在沙河旁边。村部正对着小天家，西边是一大片麦田，东边是整齐划一的红砖绿瓦，南边是宽阔的沙河。大展哥家的房前，隔着一道浅沟，一条小路。李大妈对我说：“一个人的内心，一旦埋下了希望的种子，便有了追求。”

天刚亮，鸡就开始叫了，村民们在沙河边散步，相互打招呼。他们睡得早，起得也早，给孩子做好饭，送他们去上学。

过了腊八就是年。平常略显清闲的集市，突然变得热闹拥挤，人声鼎沸。卖春联的，卖猪肉的，卖鱼的，卖鲜花的，卖蔬菜的，卖水果的……一些平时稀有的物品，都在腊八节后陆续上市。

早上醒来，我习惯先看一眼手机。手机上的时钟显示，现在才早上5点钟。我从窗帘的缝隙里望去，窗外黑漆漆的。

今年的冬天很特别，快过年了，还没有下过一场雪。天气干燥得令人担心，感觉我的皮肤都要干裂了。此刻，我盼着窗外下一场雪，装点一下这个世界，也装点一下我的心情。

我披上外套，坐在床上，翻看微信朋友圈。往年这个时候，有很多人在朋友圈发布雪景照片或赞美雪景的诗词，隔着屏幕就能感到雪带给人们的喜悦，但今年竟成了

腊月乡村年味浓

□李河新

阳光一步一步地迈过树梢和屋顶，照在田野上。96岁的刘建中大爷骑着三轮车，听着《诸葛亮智收姜维》出门了。刘建中大爷每天在村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哼着小曲，自言自语。有时见到我，他摇一摇头，算是问候。

鸡打完鸣，下完蛋，三五成群地被围在网栏里，吵吵闹闹，打发无聊的时光。刚过87岁生日的徐大爷，戴着黄色的棉帽和女儿(在

城里工作)编织的手套，骑着三轮车，载着满脸皱纹的老伴，从村东头转悠到村西头，后面还跟着一只白色的流浪狗(浑身沾满泥土)。累了，他就和刘大爷、张大爷、李婶坐在村文化广场旁边，黯然地望着村南的3棵大树和鸟巢。

村里的壮劳力都出去打工了，时常给家人打电话问候。妇女们在家带孩子，照顾老人，种玉

米和花生，让村子有了人间烟火。村庄四周是无垠的田野和麦田。多少个日夜，我目睹田野上影影绰绰的农民，守着这片土地。很多人走了，也没走出给他生命的村庄；很多人来了，为了生计不得不离开养育他的村庄。

我和村民们一样，倔强又勤劳，善良又纯朴。日出日落，过着一个又一个平凡的日子。

我在村里住久了，便掌握了

这个村庄的很多“秘密”。比如徐哥喜欢种玉米，白婶喜欢种花生，张大妈腌了几缸咸菜，大刚喂了几头牛，老李的粮仓里还有几袋麦子，城里还有一套房子。

夜晚走在村里，凭土地的颤动，我就能断定谁家女人在加工被单，谁家男人接到孩子的录取通知书而喜笑颜开，谁家卖了几头猪而欢喜……我的心里始终装着父老乡亲，已和他们融为一体。

“老李，今晚来家里喝一碗腊八粥吧！”这不，徐奶奶叫我呢！我想，吃上一碗甜香软糯的腊八粥，就能唤醒乡愁，让我无论走多远，都能找到回家的路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)

瑞雪纷飞迎新春

□周毅

一种奢望。没有雪的冬天，还是冬天吗？少了雪，就少了一个飞舞的世界。我的思绪不由得飘回了遥远的童年。

小时候，夜里睡觉时寒气逼人，第二天起床就会看到院子里厚厚的雪，树上、房顶都是雪。在上学的路上，我踩着积雪，快乐的心情把寒冷都驱散了。

男孩子比女孩子调皮。男孩子们奔跑着，一棵接一棵地摇晃

路边的小树，树枝上的积雪纷纷飘落下来。跑得慢的小伙伴，会被落下的雪劈头盖脸。这个游戏，总是带来一片笑声，“天女散花喽，天女散花喽。”沉静的大地上就像开了一片响亮的烟花。

雪能把孩子们带进一个欢乐的世界。放学后，在打麦场上，有的孩子在打雪仗，有的孩子在堆雪人，有的孩子在滚雪球……

大一点儿的孩子，常约上几个小伙伴，从家里拿出来竹子编

的筛子，在雪地中扫一片空地，准备捉麻雀。他们把筛子的口向下扣在地上，一侧用短棍支起，再用短棍上绑一根绳子，往倒扣的筛子下面撒一点儿小米，一个陷阱就做好了。然后，他们拉着绳子躲在另一端，静等麻雀上钩。饥饿难耐的麻雀飞来了，小心翼翼地在筛子边转来转去，最后忍不住诱惑，钻进了陷阱里。这时候，躲在一边的孩子拉动绳子，麻雀就被扣到筛子里了。

我在读鲁迅的《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后大笑起来，原来鲁迅小时候也玩过这个有趣的游戏，看来童年的趣味是相同的啊！

雪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无穷的乐趣。大人们因为无法外出劳作，所以得到了短暂的歇息时间。他们生一堆火，一边取暖，一边闲聊。女人们闲不住，凑在一起拉家常，有剥玉米穗的，有做针线活儿的，场面热闹而温馨。

雪带来的快乐，洁白而清新！闹钟突然响了，我该起床了。我看了看天气预报，最近有雨雪天气。

我期待着这场雪，把即将到来的新年装扮得分外美丽。

(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洛阳市宜阳县中医院)